

徵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來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半截富興巷

付令

從地鐵站出來，我來到了城市邊緣的小巷。在山腳下，這條特別的只剩半截的老巷子，被新建的工地團團圍住。當地人告訴我，這叫「富興巷」，是之前鋼廠的家屬區。

出于好奇，我不禁走上一走。巷子不長，大概就一百來米。兩邊是些老舊的平房，現在有些改成了小店。新開的乒乓館裡，傳出「乒乒乓乓」的擊球聲和孩子們的歡笑聲。隔壁的咖啡館裝修得很簡單，幾張木桌椅，三五個年輕人在這裡聊天。

再往裡走，兩排倉庫被改造成了文創基地。牆上畫著彩繪，房間裡擺著些藝術裝置。

再往裡，是臨時的建材倉庫。這片區域曾經是生產的熱土、生活的樂園，後來落在了時光的後面，開始拆遷。萬幸留下的這半截，似乎又有了新的生機，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時光的包裹、文藝的外殼，仍然套著鋼鐵的內心。山腰上那些老紅磚牆還在，這些磚牆經過這麼多年，顏色已經發暗，但還是很結實，把巷子和後面的山丘、農田隔開。

突然想到，在這條巷子裡生活成長的孩子們將是怎樣。在春天，或許他們最喜歡看巷口那幾棵花楸樹開花，白色的花朵開滿枝頭，風一吹就紛紛揚揚地落下來。夏天的時候，幾個孩子在巷子裡跑來跑去，玩捉迷藏。有時候跑得太快，還會撞到阿姨晾衣服的竹竿。

秋天的院子裡，他們不喜歡看遠處鋼廠停滯直立的白煙，

因為那與這片美麗的風景格格不入。相比之下，更願意享受郊外那涼爽的風，看金黃的稻穗在風中搖擺。頭頂的純淨深藍，如同一塊巨大的畫布，容不下絲毫的憂鬱。即便是在冬天陰冷的層雲下，嘴乎乎的豆腐夾著折耳根，吃起來又香又辣——那通常是下班的父親順路買回來的，帶著一身寒氣和淡淡的鐵銹味兒。那是屬於他們的獨特記憶，是寒冷中的溫暖與甜蜜。

這樣的巷子，一個工廠家屬區的巷子，在某個深處，一定有一個街機遊戲廳。偶爾，某個孩子會被路過的母親揪著耳朵拎出來，嘴裡念叨著「作業寫完了嗎？就知道瞎玩！」但第二天，口袋裡或許又偷偷塞回了幾個叮噹作響的遊戲幣。

在這條三百米長的小巷裡，一個個調皮的小孩慢慢長成了少年，後來考上大學，離開了這裡。每當新同學問起家鄉，他們都會自豪說：「我來自鋼廠。」雖然不是什麼有名的地方，但瞳孔裡一定迴旋著鋼花。

現在的富興巷只剩下半截了。每次從地鐵站出來，我都會往巷子眺望一番，有時間還會往裡走一走。那些老房子、紅磚牆，還有巷口的花楸樹，都讓我想起小時候的日子。這條普普通通的小巷，裝著多少人童年的快樂和夢想，又承載了多少工人家庭柴米油鹽的煙火氣，又有多少人從這裡走出，帶著父輩烙印在骨子裡的堅韌。

也許再過幾年，這剩下的半截巷子也會消失。但我知道，無論走到哪裡，他們都會記得在這裡度過的時光。在鱗次櫛比的高樓之間，他們記得那個在巷子裡奔跑的少年，記得那些簡單卻溫暖的點點滴滴。

季又一季的花生，裏夾著牽掛與期盼，表達樸素的愛。

在異鄉的夜晚，我常想起母親的鹽水花生。埋頭苦讀時，一碟鹽水花生伴我左右，扛餓又養胃，這是以前在學校晚自習養成的習慣，那時我正長身體，母親的鹽水花生為我們補充了能量。

栽種花生的辛勞由母親獨自承擔，我們卻享用著「戰利品」。花生做法多樣，香脆的油炸花生、美味的「三合土」、爽口的「花生仁湯」，煮線面時加些炒花生仁也特別香。物資匱乏時，母親總變著花樣給我們驚喜。我們品嚐時，未必能體會母親的艱辛，只會說些漂亮話勸她少操勞，可母親依舊忙碌，甚至會「變本加厲」多種幾分地。

這次回去，看到母親肉眼可見地衰老，我心裡一陣刺痛。她原本挺直的脊背變得佝僂，臉上的皺紋更深了，頭髮也白了許多。曾經，母親不辭辛勞，用她瘦弱的身軀為我們遮風擋雨；如今，她依然在為我們默默付出，卻從未想過索取回報。

這無言的母愛呀，如同這花生一般，平凡而又偉大。

母親的鹽水花生裡，承載著她對我們無盡的關愛、牽掛和期盼。

那些有瓜棚的夏天

趙秀坡

與朋友去鄉下，路過一片西瓜地，圓滾滾的瓜兒臥在藤葉間，卻不見一個瓜棚。朋友笑說如今沒人偷瓜了，不必搭棚。我卻悵然若失，覺得這樣的瓜田少了靈魂。

記憶中的瓜田，總是與瓜棚相伴。父親種西瓜的那些年，搭瓜棚是件莊重的事。選在田頭一角，父親用腳步丈量尺寸，我和哥哥跟著挖坑、立木。四根碗口粗的木棍深深插入泥土，父親站在搖晃的方凳上綁橫樑，粗糙的手指靈活地纏繩麻繩，動作嫋熟得像在建造一座宮殿。

秫秸桿要鋪三層，破塑料布遮頂，最後還要壓上幾塊石頭防風。一個簡陋而堅固的瓜棚，便成了我們在田間的家。

清晨，父親總是第一個到瓜田。他蹲在瓜苗旁，像醫生診脈般仔細檢查每一株。多餘的藤蔓要掐掉，這叫「打杈」；黃葉要摘除，病株要標記。父親教我們辨認「公花」和「母花」，說只有母花才能結瓜。有時發現被蟲咬的葉子，我們就用手指輕輕捏死背面的蚜蟲，指甲蓋上會留下一小灘綠色的汁液。

正午的瓜棚最是愜意。我們專挑那些被曬裂的、形狀歪扭的醜瓜吃。

父親用瓜刀輕輕一碰，西瓜就「卡」地裂開，露出黑珍珠般的籽粒和紅瑪瑙似的瓜瓢。

我們蹲在陰涼處，任由甜蜜的汁水順著手腕流到手肘。螞蟻循著甜味爬來，在瓜皮上排起長隊。

夜晚守瓜別有滋味。月光給瓜田鍍上一層銀輝，我們打著手電筒巡視。刺蝟偷瓜時先是用鼻子嗅，然後立起前爪扒開瓜皮，聽見動靜立刻縮成絨球，背上的尖刺根根豎起。

父親用鐵鍬輕輕剷起，它便在竹簍裡滾來滾去，發出「嘍嘍」的噴氣聲。有時，一晚上能捉到三四隻刺蝟，第二天就成了我和哥哥的新玩伴。

西瓜收完，瓜棚便拆了。來年又在原地重建，週而復始。如今瓜田依舊，瓜棚卻不見了。

那些與父親一起數瓜花的日子，那些被刺蝟驚醒的夜晚，那些沾滿瓜汁的夏天，都隨著瓜棚的消失而遠去。

也許朋友說得對，現在確實不需要防偷了。

但我懷念的不只是瓜棚，更是那個需要瓜棚的年代裡，簡單而溫暖的點點滴滴。瓜棚拆了可以再搭，有些時光卻像熟透的西瓜，輕輕一碰，就再也回不來了。

花生裡的母愛

劉永宗

接到家裡電話，得知老家廚房著火，我心頭猛地一緊。電話那頭，小妹的聲音透著緊張。

原來，母親煮完鹽水花生後去頂樓晾曬，灶膛裡的火鉗不慎滑落，引燃了她剛耙回來的兩擔木麻黃須。短短十幾分鐘，火勢便熊熊燃燒，濃煙滾滾。

母親在電話裡聲音有些怯怯的，像個犯錯的孩子，我們怎忍心責怪？好在發現及時，有驚無險，旁邊還有煤氣罐，想想都後怕。

六十多歲的母親，獨自守著鄉下老屋

文藝副刊

海韻

和幾塊貧瘠山地。烈日下，她彎腰翻土，汗水滴進泥土，孕育著希望。今年，母親種了兩塊花生地，一塊收成不錯，另一塊死築多，花生易掉進泥裡。母親雖不算精通農事，但學習認真。從挑選花生種、施肥、除草，到收穫，都是她一人完成。小時候，我們還會幫襯，收花生時，常和母親在院子裡摘，手指被磨得生疼。晾曬花生的夜晚，我們在天台鋪涼席，望著夜空遐想未來，那段貧苦日子因母親的陪伴而溫馨美好。

煮鹽水花生是收花生環節的關鍵。母親把摘好的花生挑到井邊洗淨，倒入大鼎，加清水和粗鹽，用柴火熬煮。她廚藝一般，但鹽水花生堪稱拿手，鹹淡恰到好處。母親知道我們愛吃，每次回去都讓我們多帶些，還盼著孩子們有空多回家。那次車禍後，母親睡眠不好，可只要我們在家，她便能酣睡。

除了煮鹽水花生和留來年的花生種，母親還會留部分花生搾油。自家花生油煮麵、炒菜，香醇無比，比超市買來的各種油更地道。小時候，搾完油的油渣用來餵豬，豬養大了賣掉也可以用來貼補家用。

如今，我們如小鳥般飛向遠方，有了自己的生活。母親卻依舊守在老家，用一

季又一季的花生，裏夾著牽掛與期盼，表達樸素的愛。

在異鄉的夜晚，我常想起母親的鹽水花生。埋頭苦讀時，一碟鹽水花生伴我左右，扛餓又養胃，這是以前在學校晚自習養成的習慣，那時我正長身體，母親的鹽水花生為我們補充了能量。

栽種花生的辛勞由母親獨自承擔，我們卻享用著「戰利品」。花生做法多樣，香脆的油炸花生、美味的「三合土」、爽口的「花生仁湯」，煮線面時加些炒花生仁也特別香。物資匱乏時，母親總變著花樣給我們驚喜。我們品嚐時，未必能體會母親的艱辛，只會說些漂亮話勸她少操勞，可母親依舊忙碌，甚至會「變本加厲」多種幾分地。

這次回去，看到母親肉眼可見地衰老，我心裡一陣刺痛。她原本挺直的脊背變得佝僂，臉上的皺紋更深了，頭髮也白了許多。曾經，母親不辭辛勞，用她瘦弱的身軀為我們遮風擋雨；如今，她依然在為我們默默付出，卻從未想過索取回報。

這無言的母愛呀，如同這花生一般，平凡而又偉大。

母親的鹽水花生裡，承載著她對我們無盡的關愛、牽掛和期盼。

為什麼中拉人權合作越來越重要？

作者 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

中新社北京7月26日電 題：當地時間2025年7月25日，第二屆中拉人權圓桌會在巴西聖保羅舉行，來自中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20國近200名學者、官員、媒體時隔一年齊聚一堂，共議中拉人權事業發展。

此次中拉人權圓桌會再次由筆者所在機構承辦。中國和拉美，分處東西半球，是距離最遙遠的發展中地區，在「人權」這個看似敏感、卻對每個人都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議題上產生的共鳴，深刻地說明「全球南方」獨立自主、擺脫西方話語依賴、在人權事務上作出獨到貢獻的必要性、重要性。

扭轉「全球南方」內部的「認知缺失」

語言的障礙、拮据的經濟、遙遠的距離、欠發達的交通、鋪天蓋地的「美式人權」宣傳，加之「全球南方」國家主動在國際輿論上對自身人權狀況闡述與解讀力度不足，長期以來，「全球南方」國家之間存在嚴重的相互「認知缺失」。

以拉美為例，許多中國人並不知道，1917年墨西哥制憲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是世界上首個寫入「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勞工權利保護的憲法；也很少知道，拉美曾對《世界人權宣言》的形成與通過作出了重大貢獻。近年來，拉美多國在環境權、原住民權利保障的理念與實踐上取得諸多進展，但這些貢獻與成就往往被淹沒在西方國際人權機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人權批判聲浪中。

同樣，拉美國家對中國的人權情況亦瞭解有限。直到近年來中拉貿易與投資不斷增長，才促使拉美更多人開始逐漸瞭解中國。

筆者近期與巴西國際關係中心（CEBRI）學術主任吉馬良斯教授對話。對方坦言，他近年來加大對中國研究才逐漸發現，對中低收入者而言，在中國的居住、衛

生、醫療等的基本人權保障顯然要好過多數拉美國家。巴西一中國企業家委員會執行主席克勞迪婭·特雷維桑表示，隨著對中國深入研究，越來越多巴西學者開始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獨具吸引力，應當成為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相處之道。

近兩年，從拉美地區大國到加勒比島國，多位拉美國家領導人稱讚中國近年來取得的人權事業成就，尤其關注中國在脫貧攻堅、科技創新、維護南方國家正當發展權益時所作的努力，紛紛表達了加強對話合作的意願。

擺脫相似「人權話語困境」

21世紀以來，「全球南方」在軍事、經濟、人民生活水準等「硬實力」上得到極大提升，但在國際話語權、制度制定權、規則闡釋權等軟實力上則進展相對遲緩，其中人權常被西方輿論無端詬病與抹黑，甚至被西方人權話語戲弄操縱。中拉儘管分處東西半球，但在國際人權話語上卻面臨同樣的困境。

長期以來，西方數家所謂「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配合西方長期把持國際人權話語。一方面，它們大力宣揚「西式人權」、「美式人權」，片面宣揚政治權力至上，打著「自由」的旗號，實際是在為「服務資本」的人權保障方式搖旗呐喊。例如，在美國，富人有很好的人權保護，良好的治安、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完善的法律服務、醫療設施和社會保障。但如果是貧困者，則人權情況會非常糟糕，人們已經從無數類似「弗洛伊德事件」中感受到這一點。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常將人權政治化、武器化，通過上述國際人權機構發佈未經過充分調研和評審的報告與評論，肆意指摘南

方國家人權，並藉助西方媒體優勢加以傳播。而更加多邊、多元、專業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洲人權委員會、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委員會發佈的國別報告與評論發聲，卻有意無意被西方主流媒體忽視。

事實上，西方利用人權話語控制拉美早已有之。二戰後，美國就將拉美作為實踐文化外交的「試驗田」。20世紀70至80年代，通過實施美式「人權外交」打造對抗蘇聯的前沿陣地。從卡特到裡根政府，美式「人權外交」帶給拉美的不是福音，而是干涉拉美內政、實施強權政治的幌子，給拉美帶去一系列危機與困難。彼時拉美國家正逐漸在經濟上陷入困境，從大量削減援助、干涉薩爾瓦多內政到重新加強對古巴制裁，美式「人權外交」不僅沒有「拉一把」，反而成了加速拉美社會動盪、長期陷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推手。

近年來，美西方仍頻繁利用國際人權機構、《國別人權報告》等釋放人權話語曲解拉美國家。

中國同是美國濫用人權話語的受害者。特別是近年來，西方國家對新疆、西藏等地人權情況進行無端指責，它們拿準了普通外國人幾乎不會遠赴中國、親臨中國腹地考察當地真實人權狀況，於是肆意編造謠言操控國際輿論，還通過制裁給當地經濟改善與發展製造障礙，目的是企圖滯延中國崛起。

顯然，為應對西方利用人權話語實施凌霸權，需要中拉雙方加強人權交流合作，凝聚人權共識，共同發出人權聲音。在剛結束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9屆會議上，中國代表「全球南方」國家提出的「發展對享有人權的貢獻」決議以協商一致方式通過，得到了拉美國家的普遍支持。這不僅僅

味著越來越多拉美國家認同中國將生存權與發展權作為首要基本人權的理念，也是「全球南方」國家事關人權話語的共同發聲、擺脫話語困境的重要體現。

提昇「全球南方」的全球領導力

正如許多拉美學者所言，熱絡的經貿關係是中拉關係的起點而遠非終點。雙方進一步加強人權交流合作，不僅有利于彼此與世界人權事業發展，更是南方國家提昇全球領導力的重要體現。

首先，進一步打破西方人權話語壟斷，扭轉與端正世界輿論對各國人權的認知。連續兩年舉辦的中拉人權圓桌會向世界宣告，關注人權保障的絕不祇有西方，人權保障也絕非祇有西式，還有中國式、拉美式以及其他國家的各種形式。中拉要推動更多南方國家發出自己的人權聲音，才能打破西方創造的人權話語繭房。

其次，加大南南國家人權交流合作，吸收彼此人權保障優點。中拉各自人權觀念、制度、實踐中，有不少學習借鑒西方的內容，但更多的是根據自身實際進行的互補和拓展。中拉要促進南方國家交流學習各自特色，保障創新部分，用互學互鑒推動彼此人權共同提昇。

最後，用務實合作推動彼此人權保障，成為發展中世界的典範。中國與拉美都是全球南方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可以對整個發展中世界起到模範帶頭作用。

雙方進一步全面加強政治、經貿、人文務實合作，形成更多長期合作機制，勢必將協助彼此在減貧、控制氣候變化、性別平等、人權保障緊密相關事項上持續性地推動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完成，這正是全球南方國家對人類發展的真正貢獻。

##